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快乐作文

德盛昭临, 迎拜冀方。爰候发生, 式荐馨香。酌醴具举, 工歌再扬。神韵入律, 恩降百祥。中和雅乐已经太久没有在坛响起, 人们不记得了, 或许天坛它自己都要忘了这旋律了。

在一个初春, 听闻了一些古老的传言, 诸如天坛祭祀的庄严, 皇家的威仪, 以及鬼鬼神神的种种故事后, 我决意去天坛走走——鼎鼎大名的天坛公园, 我作为一个在北京生长了十来年的人, 此前竟一次也未涉足。

踏进北天门, 修剪齐整的树木蒸腾着水汽, 在阳光下融成一片规则的, 粘稠且均匀的绿。也许是时间过了太久, 就连朱红的墙都略显黯淡, 向着青白的路向前延展。往前走几个殿, 再走过长长的丹陛桥, 钻过气派的门, 绕过恢弘的宇, 从游人呐喊不休, 聒噪不已的回音壁——人们大多在喊“要发财”之类的话, 求个回应的应答, 一个庞大的建筑便呈现在眼前。

那里伫立的理应是圜丘。汉白玉的栏杆按照标准的同心圆层叠出九层, 九级的蹬坛石阶乃至石板以其形态喻指着头顶笼罩千万年以来恒常运行的九重天。每年冬至时,

天坛—北京即景

徐可
北京大学
● 附属中学
高三 A3 班

这里会有祀天大典: 世界以圜丘——有形的祭坛——为中心展开, 成为一个浩大的剧场, 不论是皇帝或平民, 文人或农妇, 都跪伏在天脚下, 为一个不在场的旁观者上演一场正剧。在这舞台上, 很多人却怀有期望, 譬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高中举人、郎君早归等, 但最虔诚者则只是祈祷。在这笼罩万物, 关怀万物, 生发万物, 主宰万物的大自然的威仪之前, 哪怕是街巷弄堂里甩着鼻涕满地乱跑的孩子也会感到冥冥中的氛围, 怀着敬畏的心情, 小心地观察着身旁人的举动, 临摹他们的礼法。

在这有形或无形的高台上, 皇帝不再是皇帝, 只是一个伏倒在天的权威下的, 天的儿子。但请别误解, 这只是一次暂时的身份转移。待这仪式结束之后, 皇帝便接过了天的风姿, 做着天的代言, 以天为手段笼罩着、关怀着、统治着他的子民。当天在场时——当然, 对很多人来讲——天便是以灾难、疾病和死亡为原料的, 以丰收、平安与长生为诱

惑的存在, 而当天退场, 皇帝便可以接过责罚、赐死和株连的权杖, 把天赋予人的生命收回, 同时许诺给人财产、享乐与功名。牺牲的血、温热的酒、琳琅玉佩、飘飘衣摆, 它们用自身的神秘形成一种力量, 仪式的本质正是如此, 像是一剂疫苗: 为了消解无逻辑的恐怖, 人们用小规模的恐怖代替它。

这里伫立的确实是圜丘。汉白玉栏杆和艾叶青石的台面未曾改变, 坚实的祭坛历久弥新地指向苍天。但有些确凿的东西直观地被改变了: 绿化带上插着小牌子, 写着爱护草地之类迟钝的俏皮话, 一些文物坐在困囿的角落, 上面扣着玻璃罩——那玻璃罩像一只大风中前进的四足动物, 脚爪死死地按在地上。

玻璃罩子外面是一群自由自在的中老年人, 带着小喇叭、放着激情的音乐、跳着规则而又随意的舞步。或者有不合群的中老年人, 在树荫之下抖着空竹, 嗡嗡的声音一阵一阵地响, 引来游客的围观与赞叹, 而这位空竹先生或空竹女士则显示出

一种镇定的神色, 仿佛看惯人来人往, 云舒云卷、世事变迁。荧光色的衣裳和夏威夷短裤在圜丘上闪烁, 人头攒动。吹泡泡的肥皂水, 化掉的冰淇淋汁粘黏黏的滴落在石板上, 略大一点的孩子滑着滑板, 外套在风中猎猎鼓动, 孩子们戴着头盔护膝练习轮滑。而对于这注视着众生的天坛, 也许只有孩子摔了跤, 却趴在在地上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摔了跤的模样有几分熟悉。

这一切改变背后的原因是显然的。最终留下的只有天坛, 只有这圜丘。层叠高台的圆心直视着苍穹最深处, 不知疲倦。

我在律动的音乐和聒噪中绕着圜丘走动, 游客来了又走, 苍白的日轮也渐渐西沉。待到树影已经拉得很长, 人也已经散了, 空了。可我感觉这圜丘之中依然有一个声音, 在树木抽枝的窸窣之中, 在风声呼啸的呜咽之中, 仍有一个声音。那像是歌声, 从圜丘的眼中流淌而出……

我走过长长的桥, 我走过庙宇和殿堂, 朱红色的墙, 青白色的砖, 修剪整齐的植物, 门口的保安。

而在这路途之中, 我始终听见沉默在轰鸣, 眼前, 万物生发, 树木抽枝。

我是一只口罩, 一只 N95 口罩, 更重要的我是一只 2020 年的口罩。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车间, 那里的工人们在过年期间, 放弃了自己长久的假期, 我和我的众多同伴被加工赶制出来。本以为自己会去某个药店, 可当我被装进一个贴有“武汉加油”封条的箱子, 放上一辆卡车里时, 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特别。一个司机走了过来, 他拍拍我们的箱子, 说: “兄弟咱们去武汉吧!” 他跳上驾驶室, 自言自语: “又是一年没有回家啊!” 车上很颠簸, 但我们一直走在快速通道上, 很快就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武汉”, 见到的都是小白人, 内心的恐惧随之而来。“别怕, 咱们要开始工作了!” 司机师傅的鼓励让我瞬间有了奉献的力量。虽然我只是一只口罩。

我被搬下卡车, 一位工人接过我那箱口罩, 轻轻地放在桌上说道: “多亏你们来得及时, 正等着呢!” 随即就将我们分发给了几名医护人员, 但在最后一名医生面前停了一下, 那名女医生的眼神十分悲伤, 又有几分坚定: “平安归来!” “加油啊!”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随后我和伙伴们在一双双手中传递着: 被一位护士给了患者, 被一位丈夫给了妻子, 被一位母亲给了儿子, 被一位男生戴在女友的脸上……我被那个 20 多岁的美丽女孩子带进了隔离病房。周围的一切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虽然我只是一只口罩。

一进入病房, 我就立即以一只口罩的直觉闻到了一阵浓烈的病毒气味。我感觉到自己如一只初成蝶的毛虫, 直到现在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我以我的身体, 挡下了大颗粒的飞沫, 又用静电吸附较小的颗粒, 一颗病毒随着女孩的呼吸直逼我来: “哈哈哈, 投降吧!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你们打不赢的!” 交出你后面的细胞, 快快束手就擒!” 我冷笑了一下, 将它吸在了我的外表面上“哼! 有了我, 你也就是污染物!” 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责任。从我成为口罩那一刻开始, 我就从未想过后退, 我宁可躺在有害垃圾筒里, 也会誓死保护身后人类的安全。“说得好!” 手套说。“我也是!” 防护服说。“加我一个!” 护目镜也附和道。

我望向窗外, 空荡荡的街道毫无生气, 但在我心中, 黄鹤楼伫立在山头, 樱花也将盛开, 长江大桥依旧磅礴。我庆幸自己是一只口罩, 因为有千千万万个伙伴与我共同奋战。

虽然我只是一只口罩

李佳琪
西工大附中
分校初 2022 届
A3 班

毗邻城隍庙小南门的弄堂是我对上海最深的记忆。

“叮铃铃……”随着自行车的铃声穿过狭窄的弄堂, 视野逐渐开阔, 耳边的声音也逐渐丰富起来。

“大饼、油条要哇——”这叫卖声耳熟能详。弄堂口有家小店, 离这小店远远的, 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这儿总会碰到几位穿着家居服, 踩着拖鞋的阿姨, 她们小心翼翼地就用一根小手指勾着装着刚刚买好大饼油条的塑料袋。到了店门口, 手握刹车: “爷爷, 一个油墩子, 一根油条。” “好勒, 一共 4 块 5。”说着早点铺内的老人就娴熟地炸起了油条和油墩子。油条下锅发出的“滋滋声”, 堂吃的人们的攀谈声, 身后大马路上车水马龙以及黄浦江畔行驶的货船发出的鸣笛声, 交织在一起, 此起彼伏地共鸣着。这一切便是我所热爱的上海苏醒的声音。

渐渐地, 这份喧闹逐渐平息, 当弄堂中就剩下老一辈开始用上海话, 促膝聊着家常, 乘着闲暇时光, 给阳台上细心细养的月季浇点水; 猫趴在弄堂里的石阶上舔着毛; 几只鸟儿停歇在纵横交错的电线杆上, 眺望着远方; 一声来自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响彻弄堂; 整个街区显得安宁、祥和却又不失灵动。

伴随着病人的阵阵咳嗽与喘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虽然这是一场冷酷无情且持久的战争, 但是在这场战斗里, 我还是看到了许多温情, 许多色彩。

这些色彩是白色的。在电视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在湖北这些疫情严重的地区进行奋斗, 与病魔进行抗争, 他们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多少人和家庭美好的未来呢? 他们是最勇敢的, 他们是最棒的, 医生护士们白色的背影也是最美丽的色彩。

这些色彩也是蓝色的。在小区旁, 在商场里我们都能看到许许多多的保洁员。他们会拿着消毒液神情紧张地喷洒着每一个角落, 生怕落下了一处。辛苦的保洁员们为我们的公共健康付出了多少, 而我们又报答过他们什么呢? 因此他们那蓝色的背影也成了我眼中最美

听, 这是上海的声音

戴名珏
上海市复旦大学
第二附属学校
初二(3)班

我眼中的色彩

柏弘涛
上海市民办彭浦
实验小学
五(1)班

天渐渐暗了, 弄堂里的灯一盏盏地亮了起来, 星星点点照亮了长廊, 外出的人也归家了。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匆忙丢下书包, 跑到弄堂中扔沙包、跳房子、弹弹珠, 儿时的我最喜爱这段时光, 欢声笑语总在弄堂中回荡。太阳落山了, 电视机内传出来的或是电视剧主人公的对白声、或是新闻联播主持人的播报声; 透过各家厨房传出来的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以及“唰-唰-唰”的炒菜声, 构成了晚间弄堂的声音。

“咚——”又是一声钟声从远处传来。在亭子间, 茄山河的老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悠悠地起身, 拎着小凳子, 和对方打声招呼, 回家了。弄堂里的灯一盏盏地又暗了。弄堂外的新上海依然灯火通明, 黄浦江的货船的汽笛声依然悠远绵长。

在一座座高楼背后的小弄堂里, 脱落了片片水泥的晒台上晾着还散发着清香的时髦外衣, 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被风吹动, 发出吱呀声, 碰撞着那细腻雕细作的木框窗扇, 鸟儿振翅留下那还在摇曳的电线,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上海, 繁忙与安详, 精致与随性, 繁华与古朴就如同那窗外的电线交织缠绕, 却又错落有致。

听, 那钟声又响起了……

丽的色彩。

这些色彩更是橘色的。虽然志愿者们并没有在前线工作, 但在所有社区的门口都能看到他们任劳任怨的身影。志愿者们认真的动作, 亲切的话语, 让我感到无比温馨, 所以那橘色的背影也是我眼中最美丽的色彩。

看到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了。我乖乖待在家里写作业、看书、锻炼身体, 还通过新闻媒体或手机每天关注疫情的发展。我尽力地提醒周围人尽量少出门, 还告诉他们如果出门就戴上口罩, 勤洗手, 遵循疫情相关要求, 减少病毒的传播。我相信,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我把这些珍贵的色彩记了下来, 记在日记本上, 更是记在我的心里。我想, 总有一天我也一定要成为别人眼中最平凡而又最美丽的色彩。



携手同心共前进 春暖花开会有时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高一(4)班学生 周晨

我的乐园是我的“秘密基地”。它虽然很小, 但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有一天, 外婆在阳台上晒被子, 她把被子的一头放在栏杆上, 一头搭在椅背上, 望着椅背和栏杆中的小空间, 我突发奇想, 在这个地方搭建一个乐园——我的“秘密基地”。外婆每天晒的被子不同, 所以我的乐园也是千变万化: 有时是红色的, 有时是黄色的; 有时是个蒙古包, 有时又像个小水帘洞……

我喜欢在里面看书。看《论语故事》时, 我感受到了子路的勇敢, 子贡的智慧, 颜回的俭朴, 公西华的为人……我还在里面看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金庸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普普通通的几个动作, 在他笔下也是引人入胜, 看得我身临其境, 津津有味。平时家长总爱管这管那, 在

我的乐园

陈桐
上外黄浦
外国语小学
四(1)班

我的“秘密基地”看书, 又自由又安静, 快乐无比。就像鲁迅说的: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它春夏与秋冬。”

书看累了, 我便在里面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 用巴克球搭各种造型的城堡……其中, 最有意思的是绣花了我。我一直想在白手帕上绣一朵牡丹花。而在我的“秘密基地”里, 成功地实现了我的愿望。随着我的针线上下来回, 白手帕上渐渐出现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 我的心也禁不住乐开了花。虽然牡丹花有点丑陋, 针脚也参差不齐, 但它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我非常地喜欢, 敝帚自珍。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更是我的乐园。它带给我种种快乐, 成为我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回忆; 它给予我的, 是知识的海洋, 也是兴趣的芬芳。我爱我的乐园。

冬,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还没有完全退去, 而春已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而来。

不知何时, 身上明明还穿着加绒的厚保暖衣, 而一些昆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不知何时, 河里还结着厚厚的冰, 而突然间就听到了小溪水潺潺的声音; 又不知何时, 那些光秃秃的杨柳却已满头秀发; 就连邻家的柿子树, 似乎昨天还是光秃秃的样子, 今天满树已经鼓出嫩绿的小芽苞, 在阳光下看去, 仿佛树上点着一颗一颗闪耀的小金珠, 显出一派生机。

清晨, 鸟儿的喧闹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直到晚上它们才回归平静。在黄昏的落日余晖中, 我常常

萌动的春天

郭仪
河南省新乡县
● 小冀冠英中学
高一(2)班

看到鸟儿成群结队, 拍打着翅膀, 一同飞向遥远的天际, 眼前只留下微蓝的天幕。如丝如绸般的白云, 他们此刻也应该要和家人团聚了吧!

这里的夹竹桃长长的叶片自从被附上厚厚的一层冰雪后, 我以为它肯定要枯萎凋零了。可如今, 一转眼, 那被风雨折断的一枝的伤口处, 竟又顽强地抽出青翠碧绿的新芽, 轻轻地风中舞蹈。

天气也一天比一天润朗了。和煦的暖风轻柔地吹拂着大地, 也吹进了人们心里。家家户户似乎都飘

来了发自内心的欢笑声。孩子们骑着滑轮车, 两只可爱的小“小鹿”, 到处跑啊跑。清风所至, 树叶微颤, 看来树叶也被他们童真的笑声感染了!

今天傍晚我和妈妈戴上口罩出门散步, 街道两旁行人稀少,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粉嫩嫩的开了一树的絮絮的小花儿。望着地上依稀的花瓣, 我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把他们给踩疼了。似黑未黑的天空下, 斑驳的花影随风摇曳, 有一种婉约之美。

初春, 像一只只无处不在的精灵, 总让人心中掀起无限希望。那些烦恼的、糟糕的事情, 通通让他们乖乖地溜走吧! 未来有的是美好, 有的是期待!